

阅读为基：筑牢教师共同体

■刘勇

文化，是教育教研的灵魂；阅读，是文化建设的核心。

教师共同体如何培养卓越教师？要找到教师成长的核心环节，即专业成长的大概念和大任务：一是寻找卓越教师成长的共同基因，二是探索卓越教师成长的实践智慧。基于阅读的学习共同体建设，以读聚人、以读化人、以读育人，达成“从学问走向文化”的成长新取向。

人类文明源远流长，保存智慧的手段一是实物，二是书籍。阅读，不仅仅是吸收信息或获取知识，更是人类利用文字符号理解自我和建构世界的不二路径。如赫尔岑所言：“书，是这一代对下一代的精神上的遗训。”每一位教师个性迥异、风格无二，为何阅读可以成为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路径？法国著名脑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·迪昂在《脑与阅读》中指出：“在阅读方面，他们的脑并无太大差异，因此阅读学习的生理机制和学习顺序也大体相似。”基于主题的读书，是最好的研究与修行，从单篇阅读到群文阅读，从整本书阅读到群书阅读。读书引领着我们向着不朽跋涉，达人达己，成为教育的“大先生”。

◆以读聚人——在具身与沉浸中唤醒与体验

如何激发教师的阅读动力？在阅读过程中，建立“在阅读中”的期待，唤醒“在阅读中”的状态，体验“在阅读中”的实效，让他们成为自己的“阅读舵手”，形成沉浸其中的“阅读链条”，达成英铸上所印的“奥斯汀名言”“阅读是最有趣的爱好”之共识。

如何让教师沉浸于书籍中？一是走进图书馆或将学习的地方打造成图书馆，二是进行阅读分享和好书推荐。图书馆、学校阅览室等，都是阅读的好去处；阅读分享、好书推荐，是对话的好办法，它们让人有具身阅读的体验，更容易有沉浸阅读的效果。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学科教学，都应当是我们案头的必读之书。只有如此，方能把握学科核心，积淀人文底蕴，丰富精神世界；这样的教师，其课堂才能剑指“关键能力”，培养“必备品质”。

梁启超在《读书指南》中指出：“生当今日

而读古书，头一件，苦于引不起兴味来；第二件，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；第三件，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，也苦难得其要领。”这种现象，今天仍大量存在。两年来，我们开展了4次“共享阅读会”活动，阅读了蒋勋的《美的沉思》、约翰·哈蒂的《可见的学习》、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、温儒敏的《温儒敏谈读书》和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。“没有谁是一座孤岛，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”，加布瑞拉·泽文的《岛上书店》扉页上的这句话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阅读中，可以慢嗅书籍的氤氲芬芳，享受思想碰撞的精神大餐。

◆以读化人——在共读与自读中同化与顺应

朱自清在《经典常谈》中说：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。”如何以读化人？形式上多开展读书沙龙，内容上多开展群书阅读。在共读与自读中，实现阅读的同化与顺应，从而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内蕴与文化体系，成为真正的“读书人”与“教书人”。

读读《贝多芬传》、《米开朗琪罗传》、《托尔斯泰传》，读读陶行知、张伯苓、叶圣陶、苏霍姆林斯基，学会发掘、阐释、融汇，感悟其治学历程、治学习惯、阅读趣味，感受其穿越时空的非凡远见、透彻洞见和独特创见，吸纳其深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智慧。学习共同体，就是在读书、读人、读己中达到“书养”、“他引”、“我悟”，从而突破自己，实现专业的第二次成长。帕克·帕尔默在《教学勇气——漫步教师心灵》一书中指出：“真正好的教学，来自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。”在阅读中，要形成阅读自觉，促进每一位成员同化与顺应，从而摆脱“内卷困境”和“高原现象”。学习共同体的阅读，还要克服三大弊端：一是“二元对立”现象，二是“惰性思维”习惯，三是“经验茧房”危险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《反思教育：向“全球共同利益”的理念转变》中指出，“学习既是过程，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；既是手段，也是目的；既是个人努力，也是集体努力。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多方的现实存在。”由此可见，共读

以卷入，自读以深入。

共读，应当更多地指向专业阅读。专业阅读强调理性与知性，强调广博与立体。我在成都市教师读书沙龙上提出“教育研究需要群书阅读”的观点，指出“中国重‘道’与‘悟’，西方重实证与技术，读书应当融通中西，为我所用”，并以《可见的学习》《非暴力沟通》《掌控习惯》三本书为例，形成阅读的逻辑体系“透析学习秘密、掌握沟通技巧、培养良好习惯”，并用中国汉字“见”“通”“掌”的甲骨文巧妙地为三本书画龙点睛。

自读，可以更多地指向个性阅读。我认为，要真正地读懂中国文化，必须阅读儒、释、道三家的文化典籍。阅读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和曾仕强《易经的智慧》，阅读博大精深的《论语》和气势磅礴的《孟子》，阅读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和汪洋恣肆的《庄子》，阅读反复临帖的《心经》和反复揣摩的《坛经》，读读停停，停停读读，与先哲对话，从而获得智慧与经验。也只有如此，你才能走进中国人的文化根脉，理解苏轼、王阳明等为何受国人喜爱，也才能领悟金克木《书读完了》的内涵。

周国平认为“凡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没有终极答案，更没有标准答案。”阅读的根本意义在于探寻，犹如《苏菲的世界》中小女孩苏菲对于“你是谁”和“世界从何而来”的问询。对教育真谛的探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可能是“螺旋式”抑或“波浪式”，其中的“跌落”和“波谷”可能是在为“上升”和“波峰”做准备，关键是你思考、实践和建构。

◆以读育人——在实践与建模中转化与生成

阅读之后，我们可能多了一种“经验”（源自杜威的“一个经验”思想），在经验之上需要开展内部整合，从感知到建构，更需从建构到运用，在阅读输入与输出间融会共生，这样才能生成并内化为教育素养，成为“一个完整的经验”。

读书需三个字：博、专、达，广博需要系统阅读，专业需要读深读透，这是具备“T”型人才的两个坐标，通达才能融汇这“T”的横与竖，让

广博的知识成为课堂的底色，让专业的理论成为教学的指南，从而达人达己。阅读《理想国》《爱弥尔》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，时光显得凝重而光亮，教育的思想从古至今，熠熠闪光，穿越了无穷黑暗的丛林和幽深的沼泽，闪烁着执迷不悟的应试怪圈和分数迷途。“雨果奖”获得者尼尔·盖曼说：“未来取决于图书馆、阅读和白日梦。”是的，最好的学校是图书馆的样子，最好的学习就是师生共读，最好的成长就是还可以做“白日梦”。

美国教育家卡洛尔·德韦克在《终身成长》中特别强调“成长”，所谓成长就是教学生“如何识别”能够引导我们生活的思维模式。和学生一起阅读《草房子》，引导学生开展群书阅读，小说《青铜葵花》《蜻蜓眼》和《草房子》一起跨越了三十年，代表了作家对美的一致追求。为了引领学生读好小说，我又读了E.M.福斯特的《小说面面观》，毕飞宇的《小说课》，苏童《小说是灵魂的逆光》和曹文轩的《小说门》。翻开《草房子》第一页：“秋天的白云，温柔如絮，悠悠远去；梧桐的枯叶，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。”由此，展开了一个个注满苦难却无限美好的画面，来自于生命的“凝视”和来源于情义的“美感”，冲撞着我们的视野，荡漾着我们的灵魂。如此知行合一、沉淀智慧，方能教学相长，以读化人。

浅阅读导致人的浅薄，深阅读成就人的思想。习近平总书记第三十二个教师节上勉励广大教师当好学生的四个“引路人”，在阅读的学习共同体中，我们要从“阅读者”变为“思想者”，更要转化为“引路人”。最好的引路是言传身教，著名教育理论家鲁洁在回忆其父亲鲁继曾时是这样描述的：“在我的心目中，父亲的形象就是呆在家里看书。”一个不读书的教师，他的课堂可能就只有“题海”而缺少“书山”，其生命状态、生命气象和生命境界无法引领学生，更无法实现“立德树人”的国家战略。

人间最美四月天，最是师生阅读时。基于阅读的共同体建设，就是让摇曳不息的文明之火永远燎原的最佳路径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特级教师、成都市刘勇名师工作室领衔人，中小小学正高级教师）

读书 一个抵抗平庸的行动

■许大成

教师本是“教书人”，但常常被叫作“读书人”。说明社会对我们有一种朴素而又美好的理解：读书是教师的本色，只有把书“读”好，才能把书“教”好。在立德树人的教育新时代，我们要把读书作为一个自觉的行动，通过读书抵抗平庸，迈向卓越，攀登专业和精神的高峰！

读书不同于看书。看书宜多，读书宜精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很多的书，通过看书，我们走出孤陋寡闻，告别少见多怪，走向多见多识，让工作和生活拥有丰富的信息支持和广阔的文化背景。但看书的关键词是“浏览”，由于目的性不强，系统性不够，难免有浅表性、碎片化的局限。而读书比看书难得多，正如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一书中说，“看书不难，能读书为难”。读书的关键词是“沉浸”，必须下一番朱熹说的“笃志虚心，反复详玩”的功夫，它是认真的，有目的的，是带着问题与思考的，是苦读、攻读和精读，是系统地读，是彻底地读，直至把书中的思想刻入自己的生命中。

读点儿费劲的书。我们无论从事什么，都要读一点打底子的书。记得读大学时，恩师胡健建议我读点哲学和美学。于是，我借了好多哲学书和美学书，胡老师指点我，不要那么多，一本黑格尔《小逻辑》，一本朱光潜《西方美学史》就够了。当我打开《小逻辑》时，感觉深奥晦涩，如捧天书。但我静下心来，对照张世英的释要和张之洞的释要，一句一句地读，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读，反反复复地读，围圈摘抄写批注。这样读了五六遍后，终于读出了一点感觉，读出了黑格尔思想里的“风光霁月”和“万千气象”。而《西方美学史》读的次数更多。可以说，《小逻辑》的“体系感”，《西方美学史》的“历史感”，从本质深处触动我，重塑了我的认知结构，提升了我的思考品质，为我的精神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种方法让我受益匪浅，也让我领悟到，“减量加次”是读书的一大秘诀；“书读百遍其义自见”“好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”应该作为读书的座右铭。

读透一个人的书。教育理念是教师的教育哲学，对教师教育行为有着全局性的支配和牵引作用。但教育理念的提升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必须借助读书在实践中自觉地反思和改进。而教育家们的教育理念，存在很大的悬殊和差异，如果一开始就看看这家，看看那家，反会让你无所适从。最好的办法是先建立根据地，在一个教育家的思想里安营扎寨。笔者读佐藤学的《静悄悄的革命》，感觉这是一本教育“大家”写的“小书”，是提升教育理念不可多得的好书。于是，我先依据《静悄悄的革命》，从课程观、教学观、学习观、教材观、教师观、学生观等维度梳理出佐藤学的思想观点，再继续读他的《学习的快乐》《课程与教师》《学校的挑战》《学校见闻录》等书进行丰富、充实和完善。有了对佐藤学教育理念的梳理、分类和归纳，我形成了理解教育理念的基本框架，自己的教育理念也有了新提升。在此基础上，再开疆拓土，学习借鉴其他人的教育理念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消化吸收，创新转化，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。可以说，集中精力读透一个人的书，不失为系统提升教育理念的好方法。

常读新课改的书。在立德树人的新时代，发展核心素养已成为新课改主旋律。为此，我们不仅要研读课程标准，还要经常读体现新课改精神的书，借助阅读“熏”出一颗与时俱进的“教育心”。近年来，笔者重读杜威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，更加坚信最好的教学应该“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现实生活二者相互联系”。读成金斯《为理解而教学》，让我明白应立足于生活这个“输出端”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评估；读埃里克森《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》，让我意识到必须实行“大概念”教学；读戴维·珀金斯《为未知而教，为未来而学》，更让我领悟到只有“对学习者的生活有意义的知识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”。这些书从不同方面贡献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，又共同指向聚焦核心素养的发展，一起启发、引导和促进我增强课程意识，优化教学方式，树立发展核心素养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。

读书的归宿在于照亮生活。多年的读书生涯中，笔者有三个坚持：一是积累经验，让岁月有根。经验是知识之根。有了具身认知，有了经验和经历，读书就有了基本的质疑精神，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就会有根据。二是自觉反思，让岁月有品。教师要走出成长的“高原”，走向成长的“高远”，必须通过读书走出“理论贫乏”的困境，自觉保持理论与实践的“对话”，把教学实践看作一个在理论引领下不断丰富提升发展的过程。三是坚定信念，让岁月有光。在读书中坚守立德树人根本立场，用理想与信念擦亮每一天日子，捍卫和践行新课程“铸魂育心、启智增慧”的核心价值。

想起了惠特曼的一首诗：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/他看见最初的东西/他就变成那东西/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。惠特曼用诗的方式表达了人在读书中的诗性成长。读书，让我们拥有了很多的“看见”，这份看见，不是一个简单的“映入眼帘”，而是精神层面的“孵化”、“融合”和“打通”；这份看见，让我们告别平庸，走向卓越，在听从立德树人的使命召唤中，自觉而又自信地行走在成长路上。

（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、中小小学正高级教师）

化静为动 家校共读

■何蓉琼

老师、家长和学生是建设书香校园、书香家庭和书香社会的生力军。如何进行家校共读？最好的办法是化静为动，即把静态的阅读过程变成生动有趣的家校阅读活动。

一、家校共读：帮助家长“动”起来

开展好家校共读活动，不仅可以自动消解许多家校矛盾，减轻老师的工作负担，更能为孩子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，真是一举多得的事。家长如何“动”起来？

动手制书签。鼓励家长摘录感触较深的金句制成书签并在家长会上相互赠送。表现积极的家长将获得由家委会颁发的印有“书签制作达人”“书签制作明星”的奖状。老师也精心制作“一句话感言”式书签，赠送给每一位家长。

动手讲故事。家长会可安排专门的“我的读书故事分享”环节。每一位家长都可以主动上台分享自己的阅读故事。讲得好的，班级以书相赠表示感谢。

动笔写心得。教室内的文化墙可专门开辟“我爱读书”（家长篇）栏目。作品由自家孩子推荐，由班主任拍照并标好数字代号上传至班级群，家长们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。优秀作者获得证书，优秀作品上墙展示。

家长，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；爱读的家长，必将照亮孩子的阅读之旅。

二、师生共读：导得有创意，读得有乐趣

课内必读名著是师生共读的重点之一。在读的方式上，老师一般期望心无旁骛地静态阅读，而学生却更喜欢话题探究式的动态阅读。鉴于此，应摒弃陈旧的传统阅读指导理念，以有趣的任务激活学生的阅读欲望。

读《海底两万里》，老师可布置如下有创意的导读任务：完成《海底两万里》的旅行筹备活动，并根据目录制作旅行攻略；设计“怪物”档案、“怪物”通缉令；成立军事法庭，对尼摩船长的复仇行为进行辩论、审判……

这些新奇好玩的任务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学生的阅读专注力，当他们全神贯注地去探索这些“跳一跳才可以摘得到的桃子”时，他们的阅读之旅自然而然就變得妙趣横生……若能得到家长及时的关注和点赞，孩子必会感到其乐无穷。

三、亲子共读：且读且玩，收获满满

对于很多家长来说，离开学校多年，如今再和孩子同坐下来共读一本书，其实是件很考验耐性的事。要解决这一难题，需要老师两手抓、抓两手。

一手抓家长。要反复启迪家长，有机会和孩子且读且玩是件幸福的事；不仅亲自见证孩子的思想成长，更有机会密切亲子关系。另一手抓孩子。要引导孩子珍惜父母与自己共读的机会。这不仅有助推父母成长，更有利于营造一种且读且玩的家庭氛围，提升幸福指数。

同时，还要抓两手。一手是玩法，一手是评价。玩法上一定还要有可操作性：亲子角色朗读、亲子联手制作创意小报、亲子合作编演课本剧等。还可鼓励家长把玩的过程录音录像并上传班级群、发朋友圈……相对于玩法，亲子间的互评就显得更为重要了。要引导双方学会使用积极的评价语言，以达到彼此唤醒激励和鼓舞的目的。

家校共读之旅，玩且收获着。

（作者系天府新区太平中学教师）



成都市皇堂小学西区分校阅读组的教师开展阅读活动。（蒲雨摄）

读书如旅 师生偕行

■吴利容

整本书阅读是师生共同完成的一场心灵旅程，教师要以“资深读者”的身份分享阅读视角和策略，把阅读指导隐含在活动设计、读后交流中，完成一次深度旅行。

一、到哪儿去——书单的拟定

“攻略在手，出门不愁”，阅读活动开始之前，应根据阅读的目的做好阅读对象的筛选。这是解决“去哪儿”，也就是“读什么”的问题。

立足教材。教材推荐的名著是师生阅读的首选，涵盖了散文、诗歌、纪实作品、中国古典小说、外国小说等，读好这类书，能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，辐射到同类型的其他作品阅读。

关注学生。个体不同阶段适读不同类型的书籍。比如，学生对科幻类作品感兴趣，可读刘慈欣的《三体》等作品；学生处在青春烦恼时，可读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……为心灵的旅行确定一个“美妙的去处”。

起初，“读什么”是由教师兼领教材与学生，形成的集体书单；当学生慢慢阅读，对自我更丰富的了解后，就能形成合适的个人书单。

二、怎么去那里——计划的确定

“坐上火车，去拉萨”，你可以在轻松惬意中欣赏沿途变换的风景，还能逐步适应渐高的海拔，阅读一本书，也应确定好阅读计划。

时间计划。这项内容应该师生共同确定，依据文本性质和学生阅读的速度，将计划细化到每周、每节课，特别是对一些较长的作品，更应规划，这能让阅读行为更持久。

读法计划。文本不同，读法不同，如《骆驼祥子》需要边读边批注，记录下想法；而《海底两万里》则需要浏览，一口气读完才能感受其科幻魅力。用对读法，方能得其精妙。

活动计划。一般来说前期导读、中期推进、后期的整合提升，都应有活动规划，让学生在阅读阶段完成相应的阅读活动，如旅行中的路线规划，一站一息，一点一停，早在计划之中，才能在精华景点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开展深度“游”。

三、去了看什么——活动的制定

“人在旅途，美在投入”，阅读时营造良好氛围，针对不同文本的特质，定制专属的“阅读交流活动”能让学生投入阅读、持续阅读，并且读有所获。这是解决“怎么读”的问题。

过程性写作。过程性写作主要是撰写读书笔记和提要，既是通读后的整理，也是后续写作的前提。如读《骆驼祥子》可以祥子的“三起三落”为主线，概述祥子生平。

文学性评价。文学性写作主要是续写、改写、文学性创作等。《朝花夕拾》中阿长买《山海经》是非常重要的事件，补写阿长买书过程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阿长对鲁迅的真诚关爱。

评论性写作。评论性写作能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水平，养成思辨的习惯。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思考与研究的方向，当然也鼓励学生自主研究。《水浒传》中对人物形象的对比评价；《艾青诗选》对艾青前后期诗作的不同风格评价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。

另外也可有读书分享会、读书沙龙、书签制作、手抄报编写等各种丰富的输出形式。学生借助活动，多次穿行于文本，从而获得成就感和愉悦感，以及持久阅读的韧性。教师当好向导，师生偕行，在阅读的路上“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”，最终成就彼此。

（作者系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中语文教研组长）